

淮海集箋注

上



淮海集箋注

中



淮海集箋注

下



「宋」秦觀撰
徐培均箋注

淮海集箋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秦觀撰
徐培均箋注

淮海集箋注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秦觀撰
徐培均箋注

淮海集箋注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淮海集箋注

(全三冊)

〔宋〕秦觀撰

徐培均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0.75 插頁 17 字數 1,443,000

1994年10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數 1,001—3,100

ISBN 7-5325-1505-2

I·763 平裝定價:69.00元

淮海間居文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藁於囊中得數百篇
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
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成
二百一十有七篇次爲十卷號曰淮海間居集云

舒王公蘇內翰薦秦公書

安石啓得書知尚盤桓江北俯仰逾月不勝感悵示及
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謂清新嫵麗飽謝似之公奇
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
學至言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餘卷正眊眩未

淮海集卷第一

秦觀少游

浮山堰賦并引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
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
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
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東西治鐵器數千萬
斤益以薪石沉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
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
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狀

淮海集卷第十六 進策

秦觀 少游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
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
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
之衆抗秦可謂彊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
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
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彊弱也穰苴之
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

靈宮永久

元豐三年十一月一日

淮海居士秦觀識



秦 觀 墓

(在無錫惠山二茅峯南側，碑文爲“秦龍圖墓”)

序

朱東潤

培均治淮海集，既成，問序於予。

予不學，近益衰耄，不足以知少游，雖然，不可不爲培均言之。

北宋之初，盪滌晚唐五代之瑕穢，士益有志嚮學，景德而後，駸駸盛世之音矣，然北困於契丹，澶淵既盟，時君憤切，僞爲天書以自欺，及元昊勃興，遼人索關南諸州，富弼北使，益增歲幣以瞰遼，然南北皆憊而西事益急。慶曆而後，有識者多言隴右，不可謂不知緩急矣。

少游詩詞，北宋一大家。或者譏其詞多脂粉，然小詞之興，本爲酒飽飯餘，歌兒舞女而作，雖從容亦何傷，況乎「山抹微雲，天黏衰草」，感慨身世，幽淒怨斷，與後主、韋相亦復何異！其詩回腸盪氣，直有得於騷雅，而元好問譏之。少游之時，君雖不武而時未大亂。好問值南渡之後，武仙、崔立，不擇人而噬，百姓重足而立，好問亦東依嚴實，乞命於氈裘之君，假息於崩角之帥，而可以女郎少游哉！

予於少游之書，尤喜讀進策三十篇，觀其所得，導源東坡，所見益卓。其論選舉與役法者，皆深造而有得，不爲世俗之言。邊防上下篇，雖賈誼、陸贄，何以尚之？西事既亟，宋人傾全力

以事關中，迄無所得。范仲淹世謂延邊窮塞主，韓琦以功名自期，然任福之敗，死亡近萬，琦雖以戒福輕進免罪，然聽孀妻孤子，哀號遍野，不能不蠹然傷魄，梅堯臣讀孫子，踴躍奮發，其成敗不可知。獨少游持論：大興屯田，而分諸路之兵，歲必一出，如是三年，敵必大困。此真充國之遺計，破敵之上策。當時諸人，蓋無有出其右者。

少游已矣，遺編尚在，世必有能真知少游者。培均其爲嗜矢乎！一九八五年東潤序於師友琅邪行館。

前言

秦觀以詞名，一般學者只知他是婉約詞人的代表，而不知他在詩文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即使提到他的詩，印象上總以爲是「女郎詩」，而不知還有其他風格的作品。至於文，則更少有人論及了。其實這是歷史的誤會。明人胡應麟說：「秦少游當時自以詩文重，今被樂府家推作渠帥，世遂寡稱。」^{〔一〕}可見他的詩文在宋代頗負盛名，只是到了後來才被詞名所掩。從宋刻本看，淮海集前後集共四十九卷，其中只有三卷是詞，其餘賦一卷、詩十四卷、挽詞一卷（以上爲韻文），而以文爲最多，共三十卷。此次將淮海集作了一次系統整理，鈎沉輯佚，辨僞存真，計得詩四百三十餘首（不含逸句和存疑之作），辭賦十篇，各種體裁的散文二百五十七篇。三者相加，數量大大超過了詞。因此這個集子連同前出之淮海居士長短句校注，基本上反映了秦觀作品的全貌。

一

南宋初年，呂本中已開始爲少游作品大致分期。他在童蒙詩訓中說：「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以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少游自郴州編管橫州爲分界線，說明此

後的作品風格發生巨大變化。他的意見基本上是對的，但還不够具體和準確。

少游生於宋仁宗皇祐元年（一〇四九），卒於徽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享年五十二歲。其實際從事創作的時間若假定爲二十歲（熙寧元年）開始，那末至其壽終，最少經歷了三十二年。其中主要經歷了神宗、哲宗兩朝。這是王安石變法漸次失敗，舊黨重新走上政治舞臺又再次退出的時期。在這時期內，社會危機日益加劇，統治層的內部鬭爭也日益激烈。秦觀早期居家讀書，入仕之後捲入了這一漩渦，最後導致了遠謫嶺南死於藤州的悲慘結局。根據秦觀的生活歷程，他在創作上大致可以分爲前、中、後三個時期。前期從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作浮山賦始，至元豐八年（一〇八五）止，其中除了兩度漫遊、三次應舉之外，基本上是在家讀書，有時還參加輕微的田間勞動。兩度漫遊：一次是熙寧九年與孫莘老、參寥子同遊歷陽（今安徽和縣）之湯泉，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見遊湯泉記），一次是元豐二年春搭乘蘇軾調任湖州的便船南下，省大父承議公與叔父秦定於會稽，郡守程公闢館之於蓬萊閣，從遊八月，酬唱百篇（見謝程公闢啓）。此外他還常到附近的揚州和楚州。三次應舉分別爲元豐元年、五年和八年。前兩次均未考中，但有詩篇反映了落第心情，記錄了往返京師的足跡。其間有對淮南詔獄二首，究竟所爲何故，現在還沒有足夠的材料可資考證。總的來講，這一時期的紀遊之作佔壓倒多數，可以說是他創作上的發軔時期。

中期是從元豐八年考中進士開始至紹聖元年（一一〇九四）止，其間經歷了整個元祐時期。在元祐五年（一一〇九〇）五月以前，詩人在蔡州教授任上，以後以范純仁、蔡肇薦，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歷祕書省正字、國史院編修。在京四年，詩人政治上曾兩次遭到打擊，一次是元祐三年（一一〇八八）蘇軾與鮮于侁以賢良方正薦之於朝，未幾被斥回蔡州，一次是元祐六年（一一〇九一）七月，由校對黃本書籍遷爲正字，因受洛黨賈易彈劾而罷。這兩次政治上的打擊，詩人並未直接發之於吟咏，僅在某些詩篇中作了一些曲折的反映。這一時期的作品篇章相當豐富，內容也較複雜，同前期相比，除模山範水之外增加了對政治的關心，可以說是他創作上的發展時期。

從紹聖元年（一一〇九四）三月被放出京至元符三年（一一〇〇〇）八月卒於藤州，是後期。這與呂本中的分期大體相符，但具體時間提前了三年。因爲這是以詩人政治上遭受貶謫爲斷限，而不僅是從地域上來劃分的。這一時期長達七年，照理作品應該很多，但如今僅存五十七首，如從元符元年過嶺後計算，則僅存三十三首，主要是因爲詩人身處放逐之中，一方面有使者承風望指，嚴加監督，創作上沒有自由，一方面是住地不斷遷徙，即使有所創作，也容易散失。然而，儘管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但無論在抒情的深度上和藝術技巧上，都遠遠超過以前兩個時期，因此不妨說這是他創作上的成熟時期。

明確了秦觀詩的分期，便可對其思想內容與藝術風格作進一步探討。秦觀詩所涉及的內容較廣，在居住農村時，他寫了不少田園詩和閑適詩。秦觀家居高郵城東之武寧鄉，家境並不富裕，「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因此年輕時他曾從事一定的田間勞動，寫出了春耕秋收的艱辛生活，反映了官吏催租、農民因苦的慘痛現實。由於家中以農業收入為生活來源之一，他在詩中對農事表現出應有的關心。有時則安閑恬適，自得其樂，有時也有一些閑愁閑悶，感傷頹放。在他身上明顯地存在着一個生長於農村耕讀之家的知識分子特有的思想情操。

在漫遊歷陽、會稽以及揚州等地時，秦觀寫了大量的紀遊詩。像「草隱月崖垂鳳尾，風生陰穴帶龍腥」（和孫莘老遊龍洞），「宿鳥水干迎曉鬧，亂帆天際受風忙」（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都從不同角度攝下了大自然美好的丰姿，表達了詩人愉悅的心情。但漫遊並不全是樂觀的，有時也會遇到煩惱。次韻參寥莘老詩中有些筆墨頗與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相似：「我叵既已頽，我棟又以撓。豈無一木支，橫力難與較。」在大自然威力面前，他顯得軟弱無力。值得一提的是雪上感懷這首七絕。元豐二年春，他赴會稽省親時，烏臺詩案發，蘇軾就逮。詩人趕回湖州打聽消息，沉痛地寫道：「七年三過白蘋洲，長與諸豪載酒遊。舊事欲尋無處問，雨荷風夢不勝秋。」詩人熙寧五年初訪孫莘老於湖州，熙寧七年又來此訪李公擇，至元豐二年又隨東坡至此，前後